

清代台灣鯨目動物史料初探

陳德勤

(野柳海洋世界，本會會員)

摘要 筆者由清代漢籍臺灣文獻中找尋與鯨目動物有關的資料，並依鯨目動物稱呼、海上發現鯨目動物的描述、鯨目動物擱淺及利用、抹香鯨的病態產物龍涎香等記錄加以探討，按時代先後載錄並加以討論。

關鍵詞 清代、鯨魚、海豚、擱淺、龍涎香

一、前言

鯨魚、海豚皆屬鯨目動物。沒有牙齒但有鯨鬚者，稱為鬚鯨亞目，捕食大量類蝦甲殼動物或小魚為主，最大者為藍鯨平均體長在 24-27 公尺；另一類長有牙齒的為齒鯨亞目，以捕食魚類、烏賊為主，體型最大者為抹香鯨，體長 12-18 公尺；齒鯨體長小於 5 公尺的種類，一般稱為海豚。

目前鯨目動物可以辨識 79 種，牠們跟其他哺乳類一樣屬於胎生，溫血動物，靠肺呼吸動物，其呼吸孔位於頭頂。鯨目動物有時會舉頭離水，投身空中然後落回水中，激起一片水花，形成躍身擊浪動作。有時牠們的軀體在水面下，僅露出尾鰭，猛力拍水面，形成擊尾動作，在海面上形成相當壯觀景象。

在廣闊海面發現鯨目動物最明顯方法就是，透過牠們噴氣也就是鯨魚、海豚呼氣時，將肺內細微粘液噴沫及呼吸孔周圍海水混合，噴向空氣中，形成噴霧狀水氣。鯨目動物擱淺原因複雜，至今有些原因不明，單隻擱淺，時有所聞，但有時會出現集體擱淺，偶有在新聞媒體報導。另外抹香鯨腸胃道病態產物——龍涎香，自古被認為有治療疾病效果，價值不菲，早期它與黃金等值。

清代台灣文獻蘊含大量鯨目動物史料，但未見學者探討。筆著嘗試利用關鍵詞，從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台灣文獻叢刊」（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文獻叢刊」為底本）¹找尋方志及筆記中有關目動物的資料，並針對鯨目動物的稱呼及描述、鯨目動物擱淺及利用、龍涎香等三方面，按時代先後摘要載錄，並加以討論。

二、稱呼及描述

清代台灣文獻中稱呼體型大的鯨目動物為鯨魚（不分鬚鯨、齒鯨），有鯨魚、巨魚、大魚、海翁、海翁魚、海鱈（鯰）等稱呼；稱呼海豚，有鯀魚、海豎、海和尚、海鼠（有喙、

陳德勤，研究鯨目動物與文化，為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電郵：iruka1234@hotmail.com

¹ <http://hanji.sinica.edu.tw/>

行動速度快)、海豬等稱呼,詳見下引史料。

康熙五十六年(1717)刊行《諸羅縣志》,周鍾瑄主修,漳州陳夢林編纂,該書卷十〈物產·鱗之屬〉:「海翁:即海鯨,大能吞舟,浮於水面,黑如牛背。俗謂海翁現,則大風將作」²;該書卷十二〈雜記志·外紀〉:「海翁魚,大者如山。後(土龍)番社有脊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不知何時所得也。另肋骨一段大如斗,諸番以為枕。沈文開云:『其鬚如戟,可作物件』。」³由文中「其鬚如戟」,可以確定該鯨應屬鬚鯨類。

乾隆元(1736)年刊行,黃叔瓚撰《臺海使槎錄》卷三〈赤崁筆談·物產〉「蜈魚,俗呼海豎,頭似豬,大則千餘觔,小亦五、六百觔,常於水面躍起,高丈餘,噴水如雪,漁人見之即避。又海和尚,色赤,頭身似人形,四翅無鱗;海狗,頭似狗,尾尖,四翅;海馬,狀似馬,頸有鬣,亦四翅;漁人網獲,均為不詳。」⁴其中海和尚是因頭部光裸無明顯喙而名,行動不如有喙海豚快,如小虎鯨、侏儒抹香鯨等。

乾隆三十一(1765)年序鈔本《小琉球漫誌》,朱仕玠撰,該書卷六〈海東臚語(上)·海翁魚〉:「海翁魚,即海鯨也,皆屬胎生,大者如山。」⁵乾隆三十六(1771)年刊行《澎湖紀略》胡建偉撰,該書卷八〈水產·鱗之屬〉:「鯨魚:一名海鯨,俗呼為海翁。身長數十百丈,虎口蝦尾;皮生沙石,刀箭不能入。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有言其背生草木,樵者誤登其上,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亦荒詞,無可考據也。海豎:狀如海翁,其大次之;亦有千餘斤及數百斤者。三月媽祖誕時,海翁來潮,必三躍而後去。躍時,水浪滔天如雨,土人所云如此。其不可網也明矣。」⁶此處海豎應為海豚,在許多古籍皆提到媽祖誕辰(農曆三月二十三日),鯨魚、海豚會到媽祖廟前跳躍、敬賀其生日的記載。

光緒元(1875)年吳子光自行刊本《臺灣紀事》,卷一〈紀臺中物產〉提及:「更有魚名海豬,多脂,與羹宜,然味薄微腥,不及剛鬣遠甚。」至今台語對海豚俗稱即是海豬,吳子光並對吃海豚肉有所看法,認為味腥,口感並不好。⁷

光緒十九(1893)年刊行《澎湖廳志》,林豪撰,該書卷十〈物產·蟲魚〉對鯨目動物敘述與《澎湖紀略》大致相同,但對鯨魚死後身體變化,有所描述,並對海豎取名由來加以解釋:「鯨魚俗呼海翁...目珠即明月珠,死則脫落.....海豎或作蜈魚,狀如海翁,大亦次之;頭如豬,躍水面丈餘,直上若浮屠,噴水如雪,故謂之豎.....海鼠(頭有孔,重者四、五百斤)」⁸,在海鼠敘述中提到頭有孔,這是指海豚噴氣孔;至於目珠死後脫落,這是因屍體膨脹眼珠脫落,是正常現象,鯨魚眼睛不是明月珠,因有商人把鯨魚目混充明月珠販賣。

周鍾瑄在《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古蹟〉,提及靈山廟⁹建廟落成時有鯨目動物至該廟:「靈山廟:在淡水千豆門。前臨巨港,合峰仔峙、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波瀾甚壯。康熙五十一年建廟,以祀天妃。落成之日,諸番並集。忽有巨魚數千隨潮而至,

²周鍾瑄主修,〈物產·鱗之屬〉,《諸羅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年,頁240

³周鍾瑄主修,〈物產·鱗之屬〉,《諸羅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年,頁291-292

⁴黃叔瓚撰《臺海使槎錄》卷三〈赤崁筆談·物產〉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7年,頁67

⁵朱仕玠撰,〈海東臚語(上)·海翁魚〉,《小琉球漫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7年,頁63

⁶胡建偉撰,〈水產·鱗之屬〉,《澎湖紀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年,頁182

⁷吳子光,〈紀臺中物產〉,《臺灣紀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9年,頁12

⁸林豪撰,〈物產·蟲魚〉,《澎湖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年,1963年,頁343

⁹靈山廟,即今關渡宮,其沿革見維基百科「關渡宮」條。

如拜禮然；須臾，乘潮復出於海：人皆稱異」¹⁰此為鯨魚集體游動，在某些鯨魚有此現象，如偽虎鯨、領航鯨、抹香鯨，但有如此多量游動，現今已少見。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是乾隆皇帝欽定，對平林爽文之亂的經過紀錄詳盡。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卷五十九〈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四日〉提到：「凱旋官兵分起渡洋，內福州駐防一起官兵，在鹿仔港更換大船候風放洋，有領催蘇楞額乘坐哨船，已至港口，未上大船，陡起風暴，飄至大洋。正在危急，忽有異鳥飛集船頭，船戶等謂得神佑，必可無虞。飄流兩日夜，幸不覆溺；適於黑水洋遇見他船兵丁等，獲救過船。軍裝搬運甫竟，見原坐哨船下有數丈大魚浮出水面，原船登時沉沒。奏入。」¹¹此文把鯨魚靠近船隻，並造成船隻沉沒，做最詳實記錄。

蔣鏞於道光十二(1832)年刊行《澎湖續編》，在〈藝文紀·詩·雜興八首韻賦呈徐必觀〉描寫鯨魚跳躍，所造成大量浪花的詩文：「島嶼濛濛舊闢荒，海濱無計課蠶桑。巨魚跋浪成飛雨，退鷁翻風作驟涼。納稼敢希成下熟，指困難得遇多藏。深宵土銼寒無火，愁聽籬邊絡緯娘。」¹²

周凱於道光二十(1840)年刊行《內自訟齋文選》，其〈澎湖紀行詩序〉：「時患鹹雨，海濤衝撞所飛灑，或曰巨魚所噴沫也。」¹³提到澎湖雨水鹹，應與當地四周靠海有關，但當時也有人認為是鯨魚呼吸孔噴出水氣所造成。

林豪《澎湖廳志》卷一〈封域·道里(島嶼附)·附考〉：「過黑水溝，舟觸浪作積屋折柱聲，遙望巨魚噴水，如雪花飄空。舟子云：溝底有珊瑚，巨魚守之，」¹⁴同卷〈封域·風潮(占驗附)·風暴日期·附考〉：「九月朔，過澎湖北翹(按即北境或作北礁)·北翹水中暗石，舟觸輒碎，於是向北織行，避北翹也。南顧西嶼諸島，聚散如浮萍。白鷗出沒波浪間，有大魚隨船。」¹⁵鯨魚在澎湖海域出現相當頻繁。

沈茂蔭光緒十九(1893)年刊行《苗栗縣志》卷十一〈武備志·海防(風信、潮信附)·風信〉：「風信，即是暴期；行舟最忌，不可不知，尤不可不避。即暴期前後三日內，亦須謹防。．．．諺云：十月忌初五，海豬要起舞。．．」¹⁶由此可知先人由海豚出沒增加，來研判風暴期到來。

〈臺遊筆記〉作者未詳其姓氏，收錄在《臺灣輿地彙鈔》，此記對於光緒二十年代後期臺北與基隆的社會狀況，頗有描繪。其中書寫到海上遇見鯨魚經過：「官輪船有臺南之行，管帶官盧君鴻昌，舊友也，招與偕遊，束裝以從。由滬尾展輪出海，行十二點鐘至安平。中途為大魚所阻，停輪約半點鐘；當停輪時，第見魚翅浮出海面如帆船之篷，高約三丈，魚身未之見也。」¹⁷

¹⁰周鍾瑄主修，〈雜記志·古蹟〉，《諸羅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年，頁286

¹¹ 乾隆欽定〈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四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年，頁934-935

¹²蔣鏞，〈藝文紀·詩·雜興八首韻賦呈徐必觀〉，《澎湖續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0年，頁149

¹³周凱，〈澎湖紀行詩序〉，《內自訟齋文選》，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0年，頁9

¹⁴林豪撰，〈封域·道里(島嶼附)·附考〉，《澎湖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3年，頁35

¹⁵ 同註14 〈封域·風潮(占驗附)·風暴日期·附考〉，頁41

¹⁶沈茂蔭，〈武備志·海防(風信、潮信附)〉，《苗栗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年，頁174-175

¹⁷作者未詳其姓氏，〈臺遊筆記〉，《臺灣輿地彙鈔》，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5年，頁105

三、鯨魚擱淺及利用

鯨目動物擱淺原因複雜，有單隻擱淺者，亦有集體擱淺者。筆者由古籍中找到鯨目擱淺記載，民眾取鯨魚、海豚脂肪煉油點燈、當紡織機潤滑油、其肉可食、其脊骨當確臼、當枕頭、肋骨或下額當橋的橫樑等記載。然而在鯨魚體長敘述，都有比現有最大鯨魚(藍鯨 24-27 公尺，約八至九丈)長數倍現象，不合常理，此與大部份著書者皆聽他人引述，並非自己實際觀看有關。

范咸，乾隆十二(1747)年刊行《重修臺灣府志》，在卷十九〈雜記·雜記·災祥〉「乾隆九(1744)年冬十二月，淡水廳白沙墩雷擊死巨魚二十二尾於沙上(頭似豕，魚身、蝦尾，頭長丈餘，目生頷下，口闊四尺；腹寬二丈、尾寬七尺，約長三丈有奇，身黑色，聲如牛；來時間隱隱有雷聲，隨潮擱淺；如排列狀，背上各有一孔，黃水流出；其肉腥羶不堪食，油可熬燈·居民以為海翁魚云)·」¹⁸此為台灣古籍中最大規模鯨魚集體擱淺記錄；白沙墩，即現今苗栗縣通霄鎮白沙屯，此地至今仍偶有鯨魚擱淺消息。

《澎湖紀略》卷八〈土產·紀水產·鱗之屬〉：「澎湖於乾隆二十二(1757)年夏四月，有一鱷自斃於虎井嶼灣上·土人爭割其肉，約有數千斤云·今澎署大門尚有支門魚骨一條，長數尺、大數把；其脊骨可以作確臼，兩眼亦空無目珠·澎人云：此尚是鱷之小者也·」¹⁹2008 年筆者在澎湖大義宮內，見到鯨魚脊骨做的確臼展示。

《澎湖廳志》卷十〈物產·蟲魚〉亦重複提及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鯨魚擱淺事件，又補充如下：「蓋天地之大，何物不有？今考外洋販運魚油燭甚多，則皆鯨魚油所製也·」²⁰

《苗栗縣志》卷十六〈志餘·紀事〉：「咸豐中，白沙墩有巨魚乘暮潮入，臥斃沙灘上·魚長十餘丈、高二丈許，大稱是·黑質鱗鬣，作刺蝟狀·巨口如闢雙扉；或舉木杈置其口，取道入魚乙深際(爾雅：魚腸謂之乙云)·空洞若房室，可容數人起立·中有臂釧、辮髮及骷髏等物；蓋舟沉人溺死者，輒被毒口吞噬，楚辭所謂『葬江魚腹中』者此也·其肉腥臊不可食；通身流黃金汁，臭味惡而遠聞，犬豕避之·有點者取肉少許試煎，果獲油無至數十日乃盡，童叟疲乏·又有取魚脊骨為白、為橋梁者，稱利用焉(節一肚皮集)·」²¹此次擱淺未詳記載何年，甚為可惜；在鯨魚胃內發現臂釧(婦女臂飾)、辮髮及骷髏，原自古人們對鯨魚充滿恐懼，惟恐被其吞食，葬身魚腹。

《苑裏志》蔡振豐應日人之聘編成，於光緒二十三(1897)年行刊，該書下卷〈祥異考〉，提及白沙墩鯨魚擱淺確切年份：「咸豐八(1858)年夏，有巨魚被浪湧白沙墩上·居民割肉，數十日始畢·」²²

馬子翊《臺灣雜詠合刻》〈臺陽雜詠〉提及鯨魚擱淺事件：「海濱(同治十一(1872)年九月，有大魚七尾登噶瑪蘭海口；又一尾，至滬尾登岸。魚大如輪船，多無目；又有最大一尾，背高如山，似解押登岸者。土人割肉熬油，腥穢不可嚮邇；食其肉者，皆病。次年

¹⁸范咸，〈雜記·雜記·災祥〉，《重修臺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頁 562

¹⁹胡建偉 撰，〈土產·紀水產·鱗之屬〉，《澎湖紀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頁 182

²⁰林豪 撰，〈物產·蟲魚〉，《澎湖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3 年，頁 344

²¹沈茂蔭，〈志餘·紀事〉，《苗栗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 年，頁 253

²²蔡振豐編成，〈祥異考〉，《苑裏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9 年，頁 98

即遭倭變，似魚為之兆也。」²³鯨魚擱淺，在古時人們認為是災難來臨兇兆象徵。

《澎湖廳志》卷十一〈舊事·祥異〉提及光緒光緒年間發生在澎湖擱淺案見件：「十七(1891)年辛卯秋，有巨魚擱於文良港，鄉民仍放之海。十八(1892)年十一月初二日，有異魚，入自西嶼之小門港，擱置淺礁上。魚身長一十六丈，闊二丈五尺餘，高約二丈，黑色花點，腹內五臟無異獸類。魚口上齶較長，或曰象魚也。遠近鄉人爭取其油，三、四日未盡。其油可為織機用(黃濟時採)。」²⁴此處提到文良港就是現今龍門港，也是惟一提到擱淺鯨魚，放回大海，而非宰殺記載。體長十六丈(約 51 公尺)顯然描寫過大，現有最大鯨魚是藍鯨，體長才不過 24~27 公尺。

胡傳於 1895 年書寫《臺灣日記與稟啓》卷二〈日記(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七日迄二十六日)〉：「澎湖西嶼，去年 1892 年十二月潮漲甚大；及退，有大魚擱于灘上不能去。身長六十四丈，脊高二丈；頭如鰻魚形；眼無珠而兩眶圓徑尺有五寸，無鱗，灰色；皮厚分許；肉粗甚，不能食。海濱人取其油得三千餘石。其脊骨圍圓丈許，可鑄開為圓棹面；其肋骨大者圓圍有至二尺者。真巨魚也。」²⁵該鯨體長達六十四丈約(190 公尺)，又言該脊椎骨圓周長一丈(約 3 公尺)，皆與事實相距甚遠；筆者推測此鯨魚擱淺應與林豪在《澎湖廳志》卷十一〈舊事·祥異〉敘述是同一隻，可能胡傳聽錯日期，因為如果十二月初有鯨魚擱淺發生，照道理在林豪書中必有記載，因林豪記載鯨有十六丈鯨，而胡傳記載是六十四丈鯨，林豪為何沒記載？不合常理，故筆者大膽推斷：應為同一擱淺事件。

屠繼善於光緒二十(1894)年刊行《恒春縣志》書卷二十二〈雜誌〉：「大魚骨，可以作白春米；內地海濱人家，亦常有之。今率芒溪旁有大魚肋骨一條，大可轉輪；魚頭骨一具，置之海灘，潮汐多年，亦不颺去。」²⁶率芒溪出海口在今屏東縣枋寮鄉。

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八〈虞衡志·魚之屬〉：「鯨：俗稱海翁。重萬斤，舟小不能捕。時有隨流而入斃於海澨者，漁人僅取其油。」²⁷

四、龍涎香

龍涎香名稱由來，據說是因這種物質偶爾在海上漂流後漂到岸上，就像「海龍王涎沫凝固成的東西」，現已明白是抹香鯨腸道內結石狀病態分泌物。在東方國家，自古龍涎香被視珍貴春藥及不同病症特效藥，價值不菲，供不應求，有時甚至與黃金等值。²⁸茲就在臺灣史有關史籍中有關該物質敘述如下。

董天工於乾隆十八(1753)年刊行《臺海見聞錄》卷二〈臺鱗〉：「海翁魚，大者約三、四千斤，小者亦千餘斤。口中涎沫常自吞吐，有遺於海邊者，黑色、淺黃色，番每取之，假作龍涎香以賈利。」²⁹由此可知當時就知龍涎香珍貴，人們就有製造假貨矇騙以獲暴利記

²³馬清樞，〈臺陽雜詠〉，《臺灣雜詠合刻》，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8 年，頁 74

²⁴林豪 撰，〈舊事·祥異〉，《澎湖廳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3 年，頁 378

²⁵胡傳，〈日記(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七日迄二十六日)〉，《臺灣日記與稟啓》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0 年，頁 128

²⁶屠繼善，〈雜誌〉，《恒春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0 年，頁 303

²⁷連橫，〈虞衡志·魚之屬〉，《臺灣通史》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頁 715

²⁸大隅清治，張麗瓊翻譯〈鯨類真的有四個胃嗎？〉，《鯨豚博物學》，大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0 年，頁 99-100

²⁹董天工，〈臺鱗〉，《臺海見聞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頁 65

錄。

余文儀主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刊行《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記·叢談〉「龍涎香，傳為鯨魚精液泡水面凝為涎，能止心痛、助精氣；以淡黃色、嚼而不化者為佳，番子浮水取之，價十倍；不可多得」³⁰該書記載龍涎香可治心痛及助精氣，並懂得由顏色及咀嚼，知悉其是否為上品。

朱仕玠撰《小琉球漫誌》卷七〈海東臚語(中)龍涎香〉「上淡水出龍涎香，每一粒價兼金；云可為房術用，甚為難得。聞欲辨真偽，取香細搽，入冷水，香氣盈室；去水而香輕重毫忽不耗，乃為真者。」³¹該書提及龍涎香當春藥及如何分辨該物質真假，可見當時假貨甚多。

朱景英乾隆三十八(1781)年刊行《海東札記》卷三〈記土物〉「欲辨真贗，研入水攪之，浮水面如膏，以口沫撚成丸，擲案有聲，噙之通宵，不耗分毫者為真。每兩直數十金。艷其名者每於臺是徵，然此地實罕有，仍購諸洋估所販者。無益之物之為累如此！」³²該文提及如何分辨龍涎香真假及其價格甚高，該物臺灣並不多見，仍以國外進口佔大多數。

周璽道光十四(1834)年刊行《彰化縣志》卷十一〈雜識志·災祥〉對於乾隆九(1744)年冬十二月，淡水廳白沙墩巨魚二十二尾鯨魚擱淺敘述大致皆抄錄《重修臺灣府志》只有最後加了：「或曰龍涎香，即此魚口角所流之涎結成。」³³

柯培元道光十七(1837)年刊行《噶瑪蘭志略》卷十一〈物產志·藥之屬〉：「龍涎(治療)。」³⁴

馬清樞於光緒元年至三年間做詩〈臺陽雜興三十首〉收錄在光緒七(1881)年《臺灣雜詠合刻》：「龍涎香好貨居奇(龍涎香，傳為鯨魚精浮水面者；價十倍，不可多得。)」³⁵詩中提到龍涎香，誤認為是鯨魚精液浮於水面產物。

《恆春縣志》卷九〈物產(鹽法)·日用之屬〉：「龍涎香：不常有，據採訪云：係海中大魚涎沫，成塊浮海中，近岸取之，白色如膠，茲求售者，有黃、白二色；研之易碎、燒之氣如松香，蓋贗鼎焉。」³⁶對龍涎香鑑定，採用火燒聞其味，來判斷其真偽。

五、結論

筆者此次查找清代文獻鯨目動物資料，就稱呼及描述、擱淺及利用、龍涎香等三方面加以探討。清代將鯨魚、海豚稱為海翁、海翁魚、海鯨、鯨魚、海鯨、海鼠、海豬、海和尚、海豎、鯨魚、大魚、巨魚等，筆者細讀古籍中的描述，區分其是否為鯨類。經由人們對在海上觀看到的鯨目動物的記載，連結其出現時機與與天候變化的關係。筆者研讀許多文人描寫鯨目動物在海上跳躍、噴氣、擺動前鰭的詩詞，受限篇幅，無法一一記載。筆者並將鯨目動物擱淺時間列出，發現民眾取鯨魚、海豚脂肪煉油點燈、紡織機潤滑油、其肉

³⁰余文儀主修，〈雜記·叢談〉，《續修臺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年，頁679

³¹朱仕玠撰，〈海東臚語(中)·龍涎香〉，《小琉球漫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7年，頁65

³²朱景英，〈記土物〉，《海東札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8年，頁45

³³周璽，〈雜識志·災祥〉，《彰化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年，頁344

³⁴柯培元，〈物產志·藥之屬〉，《噶瑪蘭志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年，頁106

³⁵馬清樞，〈臺陽雜興三十首〉，《臺灣雜詠合刻》，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8年，頁55

³⁶屠繼善，〈物產(鹽法)·日用之屬〉，《恆春縣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0年，頁191

可食、其脊骨可當碓臼、枕頭、肋骨或下額當橋的橫樑，可謂充分利用。在抹香鯨的腸道病態結石狀分泌物龍涎香，引起古人猜測它究竟是鯨魚何處分泌產物？並且知悉其對性功能有幫助及治療心痛、治痰醫療功效；先人更詳述如何分辨真假龍涎香，因當時假貨太多。

筆者因寫作此文，體認到我們祖先與鯨魚、海豚早有接觸，也早有認識。惟史料太多，需要進一步細嚼。筆者所查到的許多資料尚在整理中，未來將依不同主題，各自撰寫成文，深入探討我們祖先與鯨魚的關係。

主要參考文獻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台灣文獻叢刊 (<http://hanji.sinica.edu.tw/>)

- 朱仕玠撰，《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 3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7 年
黃叔瓚撰，《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7 年
朱景英，《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19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8 年
馬清樞，《臺灣雜詠合刻》(臺灣文獻叢刊第 28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8 年
吳子光，《臺灣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36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9 年
蔡振豐編成，《苑裏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48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59 年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啓》(臺灣文獻叢刊第 47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0 年
屠繼善，《恒春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5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0 年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92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
胡建偉撰，《澎湖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9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1 年
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 年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 年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 年
沈茂蔭，《苗栗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9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 年，
林豪撰，《澎湖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64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2 年
諸家《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 216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北)，1965
大隅清治，張麗瓊翻譯，《鯨豚博物學》，大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0 年

收件日期：2010 年 12 月 2 日

定稿日期：2010 年 12 月 6 日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aiwanese Cetacean Literature from the Qing Dynasty

Richard. Chen

(Ye-Liou Ocean World,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From the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the author found some information on whales, and he classified these records according to time and made some discussion on names of the whales and dolphins, description on whales found in the sea, whale strandings and utilization the Sperm whale gastrointestinal pathological product:ambergris and etc.

Keyword Qing dynasty , cetaceans, stranding, ambergris